南史/卷5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五十一 ◄

南史
卷五十二 列傳第四十二梁宗室下

► 卷五十三

安成康王秀子:機　機弟:推　南康元襄王偉子:恪　恪弟:恭　恭子:靜　恭弟:祇　鄱陽忠烈王恢子:範　範子:嗣　範弟:諮　諮弟:脩　脩弟:泰　始興忠武王憺子:映　映弟:曄

安成康王 秀

安成康王秀字彥達，文帝第七子也。年十三，吳太妃亡，秀母弟始興王憺時年九歲，與秀並以孝聞。居喪累日不進飲，文帝親取粥授之。哀其早孤，命側室陳氏并母二子。陳亦無子，有母德，視二子如己生。秀美風儀，性方靜，雖左右近侍，非正衣冠弗之見，由是親友及家人咸敬焉。仕齊爲太子舍人。

長沙王懿平崔慧景後，爲尚書令，居端右。衡陽王暢爲衞尉，掌管鑰。東昏日夕逸遊，眾頗勸懿廢之，懿弗聽。東昏左右惡懿勳高，又慮廢立，並間懿。懿亦危之，自是諸親咸爲之備。及難作，臨川王宏以下諸弟侄俱隱人間，罕有發洩，唯桂陽王融及禍。武帝兵至新林，秀及諸親並自拔赴軍。建康平，爲南徐州刺史。天監元年，封安成郡王。京口自崔慧景亂後，累被兵革，人戶流散，秀招懷撫納，惠愛大行。仍屬饑年，以私財贍百姓，所濟甚多。

六年，爲江州刺史。將發，主者求堅船以爲齋舫。秀曰：「吾豈愛財而不愛士。」乃教以牢者給參佐，下者載齋物。既而遭風，齋舫遂破。及至州，聞前刺史取征士陶潛曾孫爲裏司，歎曰：「陶潛之德，豈可不及後胤。」即日辟爲西曹。時夏水泛長，津梁斷絕，

外司請依舊儀度，收其價。秀教曰：「刺史不德，水潦爲患，可利之乎。」給船而已。

七年，遭慈母陳太妃憂，詔起視事。尋遷荊州刺史，加都督。立學校，招隱逸。辟處士河東韓懷明、南平韓望、南郡庾承先、河東郭麻等。是歲，魏縣瓠城人反，殺豫州刺史司馬悅，引司州刺史馬仙琕，仙琕簽荊州求應赴。眾咸謂宜待台報。秀曰：「彼待我爲援，援之宜速，待敕非應急也。」即遣兵赴之。及沮水暴長，頗敗人田，秀以谷二萬斛贍之。使長史蕭琛簡州貧老單丁吏，一日散遣百餘人，百姓甚悅。荊州嘗苦旱，咸欲徙市開渠，秀乃責躬，親祈楚望。俄而甘雨即降，遂獲有年。又武甯太守爲弟所殺，乃僞雲土反，秀照其奸慝，望風首款，咸謂之神。於荊州起天居寺，以武帝游梁館也。及去任，行次大雷，風波暴起，船艫淪溺，秀所問唯恐傷人。

十三年，爲郢州刺史，加都督。郢州地居沖要，賦斂殷煩，人力不堪，至以婦人供作。秀務存約己，省去游費，百姓安堵，境內晏然。夏口常爲戰地，多暴露骸骨，秀於黃鶴樓下祭而埋之。一夜夢數百人拜謝而去。每冬月，常作襦褲以賜凍者。時司州叛蠻田魯生、魯賢、超秀據蒙籠來降，武帝以魯生爲北司州刺史，魯賢北豫州刺史，超秀定州刺史，爲北境捍蔽。而魯生、超秀互相讒毀，有去就心。秀撫喻懷納，各得其用，當時賴之。

遷雍州刺史，在路薨。武帝聞之，甚痛悼焉。遣南康王績緣道迎候。初，秀之西也，郢州人相送出境，聞其疾，百姓商賈咸爲請命。及薨，四州人裂裳爲白帽哀哭以迎送之。雍州蠻迎秀，聞薨，祭哭而去。喪至都，贈司空，謚曰康。

秀美容儀，每在朝，百僚屬目。性仁恕，喜慍不形於色。左右嘗以石擲殺所養鵠，齋帥請按其罪。秀曰：「吾豈以鳥傷人。」在都旦臨公事，廚人進食，誤覆之，去而登車，竟朝不飯，亦弗之誚也。時諸王並下士，建安、安成二王尤好人物，世以二安重士，方之「四豪」。

秀精意學術，搜集經記，招學士平原劉孝標使撰類苑，書未及畢，而已行於世。秀於武帝布衣昆弟，及爲君臣，小心畏敬，過於疏賤者，帝益以此賢之。少偏孤，於始興王憺尤篤。憺久爲荊州刺史，常以所得奉中分秀，秀稱心受之，不辭多也。昆弟之睦，時議歸之。佐史夏侯亶等表立墓碑志，詔許焉。當世高才游王門者，東海王僧孺、吳郡陸倕、彭城劉孝綽、河東裴子野，各制其文，欲擇用之，而咸稱實錄，遂四碑並建。世子機嗣。

秀子 機

機字智通，位湘州刺史，薨於州。機美姿容，善吐納，家既多書，博學強記。然而好弄尚力，遠士子，邇小人。爲州專意聚斂，無政績，頻被案劾。將葬，有司請謚，詔曰：「王好內怠政，宜謚曰煬。」所著詩賦數千言。元帝集而序之。子操嗣。

機弟 推

機弟推字智進，少清敏，好屬文，深爲簡文所親賞。普通六年，以王子封南浦侯，曆淮南、晉陵、吳郡太守。所臨必赤地大旱，吳人號「旱母」焉。侯景之亂，守東府，城陷，推握節死之。

南平元襄王 偉

南平元襄王偉字文達，文帝第八子也。幼清警好學，仕齊爲晉安王驃騎外兵參軍。武帝爲雍州，慮天下將亂，求迎偉及始興王憺。俄聞已入沔，帝欣然謂佐史曰：「阿八、十一行至，吾無憂矣。」及起兵，留行雍州州府事。及帝克郢、魯，下尋陽，圍建鄴，而巴東太守蕭惠訓子璣及巴西太守魯休烈起兵逼荊州，蕭穎胄憂憤暴卒，西朝兇懼，徵兵於偉。偉乃割州府將吏配始興王憺往赴之。憺至，璣等皆降。齊和帝詔以偉爲都督、雍州刺史。

天監元年，封建安王。初，武帝軍東下，用度不足，偉取襄陽寺銅佛，毀以爲錢。富僧藏鏹，多加毒害，後遂惡疾。十三年，累遷爲左光祿大夫，加親信四十人，歲給米萬斛，藥直二百四十萬，廚供月二十萬，並二衛兩營雜役二百人，倍先置防合、白直左右職局一百人。以疾甚，故不復出蕃而加奉秩。

十五年，所生母陳太妃薨，毀頓過禮，水漿不入口累日。帝每臨幸抑譬之。偉雖奉詔，而殆不勝喪，惡疾轉增，因求改封。十七年，改封南平郡，位侍中、左光祿大夫、開府儀同三司。中大通四年，爲中書令、大司馬。薨，贈侍中、太宰，謚曰元襄。

偉性端雅，持軌度。少好學，篤誠通恕。趨賢重士，常如弗及，由是四方遊士、當時知名者莫不畢至。疾亟喪明，便不復出。齊世青溪宮改爲芳林苑，天監初，賜偉爲第。又加穿築，果木珍奇，窮極雕靡，有侔造化。立遊客省，寒暑得宜，冬有籠爐，夏設飲扇，

每與賓客遊其中，命從事中郎蕭子範爲之記。梁蕃邸之盛無過焉。而性多恩惠，尤湣窮乏。常遣腹心左右曆訪閭里，人士有貧困吉凶不舉者，即遣贍恤之。平原王曼穎卒，家貧無以殯，友人江革往哭之。其妻兒對革號訴，革曰：「建安王當知，必爲營理。」言未訖，而偉使至，給其喪事，得周濟焉。每祁寒積雪，則遣人載樵米，隨乏絶者賦給之。晚年崇信佛理，尤精玄學，著二旨義，制性情、幾神等論。其義僧寵及周舍、殷鈞、陸倕並名精解而不能屈。朝廷得失，時有匡正。子侄邪僻，義方訓誘。斯人斯疾，而不得助主興化，梁政漸替，自公薨焉。世子恪嗣。

偉子 恪

世子恪字敬則，弘雅有風則，姿容端麗。位雍州刺史。年少未閑庶務，委之群下，百姓每通一辭，數處輸錢，方得聞徹。賓客有江仲舉、蔡薳、王台卿、庾仲容四人，俱被接遇，並有蓄積。故人間歌曰：「江千萬，蔡五百，王新車，庾大宅。」遂達武帝。帝接之曰：「主人憒憒不如客。」尋以廬陵王代爲刺史。恪還奉見，武帝以人間語問之，恪大慚，不敢一言。後折節學問，所曆以善政稱。

太清中，爲郢州刺史。及亂，邵陵王至郢，恪郊迎之，讓位焉，邵陵不受。及王僧辯至郢，恪歸荊州。元帝以爲尚書令、司空。賊平，爲揚州刺史。時帝未遷都，以恪宗室令譽，故先使歸鎮社稷。大寶三年，薨於長沙，未之鎮也。贈太尉，謚曰靖節王。

恪弟 恭

恪弟恭。恭字敬範，天監八年，封衡山縣侯。初，樂山侯正則有罪，敕讓諸王，獨謂元襄王曰：「汝兒非直無過，並有義方。」

歷位監南徐州事。時衡州刺史武會超在州，子侄縱暴，州人朱朗聚党反，武帝以恭爲刺史。時朗已圍始興，恭至緩服徇賊，示以恩信。群賊伏其勇，是夜退三舍以避。軍吏請追，恭曰：「賊以政苛致叛，非有陳、吳之心。緩之則自潰，急之則並力，諸君置之。」明日，朗遣使請降，恭杖節受之，一無所問。即日收始興太守張寶生及會超弟之子子仁斬之軍門，以其賄而虐也。有司奏恭縱罪人，專戮二千石，有詔宥之。

遷湘州刺史，善解吏事，所在見稱。而性尚華侈，廣營第宅，重齋步閣，模寫宮殿。尤好賓友，酣宴終辰，坐客滿筵，言談不倦。時元帝居蕃，頗事聲譽，勤心著述，卮酒未

嘗妄進。恭每從容謂曰：「下官曆觀時人，多有不好歡興，乃仰眠床上，看屋梁而著書，千秋萬歲，誰傳此者。勞神苦思，竟不成名。豈如臨清風，對朗月，登山泛水，肆意酣歌也。」

尋除甯蠻校尉、雍州刺史，便道之鎮。簡文少與恭遊，特被賞狎，至是手令勖以政事。恭至州，政績有聲，百姓請於城南立碑頌德，詔許焉，名爲政德碑。是夜聞數百人大叫碑石下，明旦視之，碑湧起一尺。恭命以大柱置於碑上，使力士數十人抑之不下，又以酒脯祭之，使人守視，俄而自復，視者竟不見之。恭聞而惡焉。

先是，武帝以雍爲邊鎮，運數州粟以實儲倉。恭乃多取官米，還贍私宅；又典簽陳保印侵克百姓，爲荊州刺史廬陵王所啟，被詔征還。在都朝謁，白服隨列。帝曰：「白衣者爲誰？「對曰：「前衡山侯恭。」帝厲色曰：「不還我陳保印，吾當白汝未已。」而保印實投湘東王，王改其姓名曰袁逢。恭竟不敘用。侯景亂，卒於城中，詔特復本封。元帝追諡曰僖侯。

恭子 靜

子靜字安仁，少有美名，號爲宗室後進。有文才，而篤志好學。既內足於財，多聚經史，散書滿席，手自讎校。何敬容欲以女妻之，靜忌其太盛，拒而不納，時論服焉。然好戲笑，輕論人物，時以此少之。位給事黃門侍郎，深爲簡文所愛賞。太清三年卒，贈侍中。

恭弟 祇

恭弟祇字敬謨，美風儀，幼有令譽。天監中，封定襄縣侯。後歷位北兗州刺史。侯景亂，與從弟湘潭侯退謀起兵內援，會州人反城應景，祇遂奔東魏。

鄱陽忠烈王 恢

鄱陽忠烈王恢字弘達，文帝第十子也。幼聰穎，七歲能通孝經、論語義，發擿無遺。及長，美風儀，涉獵史籍。仕齊位北中郎外兵參軍，前軍主簿。宣武王之難，逃在都下。武帝起兵，恢藏伏得免。大軍至新林，乃奉迎。

天監元年，封鄱陽郡王。除郢州刺史，加都督。初，郢城內疾疫死者甚多，不及藏殯。

恢下車遽命埋瘞，又遣四使巡行州部，境內大寧。時有進筒中布者，恢以奇貨異服，即命焚之，於是百姓仰德。累遷都督、益州刺史。成都去新城五百里，陸路往來，悉訂私馬，百姓患焉，累政不能改。恢乃市馬千匹以付所訂之家，須則以次發之，百姓賴焉。再遷開府儀同三司、都督、荊州刺史。普通七年，薨於州。詔贈侍中、司徒，諡曰忠烈。

恢美容質，善談笑，愛文酒，有士大夫風則。所在雖無皎察，亦不傷物。有孝性，初鎮蜀，所生費太妃猶停都。後於都不豫，恢未之知，一夜忽夢還侍疾。及覺，憂惶廢寢食。俄而都信至，太妃已瘳。後有目疾，久廢視瞻。有道人慧龍得療眼術，恢請之。及至，空中忽見聖僧。及慧龍下針，豁然開朗，咸謂精誠所致。

恢性通恕，輕財好施，凡曆四州，所得奉祿，隨而散之。在荊州，嘗從容問賓僚曰：「中山好酒，趙王好吏，二者孰愈？」眾未有對者。顧謂長史蕭琛曰：「漢時王侯，蕃屏而已，視事親人，自有其職。中山聽樂，可得任性；彭祖代吏，近於侵官。今之王侯，不守蕃國，當佐天子臨人，清白其優乎。」坐者咸服。有男女百人，男封侯者三十九人，女主三十八人。世子範嗣。

恢子 範

范字世儀，溫和有器識。爲衛尉卿，每夜自巡警，武帝嘉其勞苦。出爲益州刺史。行至荊州而忠烈王薨，因停自解。武帝不許，詔權監荊州。及湘東王至，範依舊述職，遣弟湘潭侯退隨喪而下。大同元年，以開通劍道，克復華陽增封。尋徵爲領軍將軍、侍中。

範雖無學術，而以籌略自命。愛奇翫古，招集文才，率意題章，亦時有奇致。嘗得舊琵琶，題云：「齊竟陵世子」。範嗟人往物存，攬筆爲詠，以示湘東王，王吟詠其辭，作琵琶賦和之。

後爲都督、雍州刺史。範作牧蒞人，甚得時譽，撫循將士，盡獲歡心。於是養士馬，修城郭，聚軍糧於私邸。時廬陵王爲荊州，既是都督府，又素不相能，乃啟稱範謀亂。范亦馳啟自理，武帝恕焉。時論者猶謂範欲爲賊。又童謠云：「莫匆匆，且寬公，誰當作天子，草覆車邊已。」時武帝年高，諸王莫肯相服。簡文雖居儲貳，亦不自安，而與司空邵陵王綸特相疑阻。綸時爲丹陽尹，威震都下。簡文乃選精兵以衛宮內。兄弟相貳，聲聞四方。范以名應謠言而求爲公，未幾，加開府儀同三司。範心密喜，以爲謠驗，武帝若崩，諸王必亂，範既得眾，又有重名，謂可因機以定天下。乃更收士眾，希望非常。

太清元年，大舉北侵。初謀元帥，帝欲用範。時朱異取急外還，聞之遽入曰：「嗣王雄豪蓋世，得人死力，然所至殘暴非常，非吊人之材。昔陛下登北顧亭以望，謂江右有反氣，骨肉爲戎首。今日之事，尤宜詳擇。」帝默然曰：「會理何如？「對曰：「陛下得之，臣無恨矣。」會理懦而無謀，所乘襜輿施版屋，冠以牛皮。帝聞不悅，行至宿預，貞陽侯明請行，又以明代之，而以範爲征北大將軍，總督漢北征討諸軍事，尋遷南豫州刺史。

侯景敗於渦陽，退保壽陽，乃改範爲合州刺史，鎮合肥。時景不臣跡露，範屢啟言之，朱異每抑而不奏。及景圍都，範遣世子嗣與裴之高等入援。遷開府儀同三司。台城不守，範乃棄合肥，出守東關，請兵於魏，遣二子爲質。魏人據合肥，竟不助範。范進退無計，乃泝流西上，軍於樅陽，遣信告尋陽王大心。大心要還九江，欲共兵西上。范得書大喜，乃引軍至盆城，以晉熙爲晉州。遣子嗣爲刺史，江州郡縣，輒更改易。於是尋陽政令所行，唯存一郡，又疑畏範，市糴不通。范乃復遣其弟觀甯侯永將兵通南川，助莊鐵。時二鎮相猜，無復圖賊之志。范數萬之眾，皆無復食，人多餓死。範竟發背而薨。眾秘不發喪，奉弟南安侯恬爲主，有眾數千。范將侯瑱襲莊鐵於豫章，殺之，盡並其軍。乃迎喪往郡，於松門遇風，柩沈於水，鉤求得之。及于慶之逼豫章，侯瑱以範子十六人降賊，賊盡於石頭坑殺之。

範子 嗣

世子嗣字長胤，容貌豐偉，腰帶十圍。性驍果，有膽略，倜儻不護細行，而復傾身養士，皆得死力。範之薨也，嗣猶據晉熙，城中食盡，士皆乏絕。侯景遣任約攻嗣。時賊方盛，咸勸且止。嗣按劍叱之曰：「今日之戰，蕭嗣效命死節之秋也。」及戰，遇流矢中頸，不許拔，帶箭手殺數人，賊退方命拔之，應時氣絕。妻子爲任約所禽。初，范既與尋陽王大心相持，及嗣之死，猶未敢發範喪。

範弟 諮

范弟諮字世恭，位衞尉卿，封武林侯。簡文即位之後，景周衞轉嚴，外人莫得見，唯諮及王克、殷不害並以文弱得出入臥內，晨昏左右，天子與之講論六藝，不輟於時。及南康王會理事敗，克、不害懼禍乃自疏，諮不忍離帝，朝覲無絕。賊惡之，令其仇人刁戍刺殺諮於廣莫門外。

諮弟 脩

諮弟脩字世和，封宜豐侯。局力貞固，風儀嚴整。九歲通論語，十一能屬文。鴻臚卿裴子野見而賞之。性至孝，年十二，丁所生徐氏艱，自荊州反葬，中江遇風，前後部伍多致沈溺，脩抱柩長號，血淚俱下，隨波搖盪，終得無佗。葬訖，因廬墓次。先時山中多猛獸，至是絶跡。野鳥馴狎，棲宿簷宇。武帝嘉之，以班告宗室。

爲兼衞尉卿。美姿貌，每屯兵周衞，武帝視之移輦。初，嗣王范爲衞尉，夜中行城，常因風便鞭棰宿衞，欲令帝知其勤。及脩在職，夜必再巡，而不欲人知。或問其故，曰：「夜中警逴，實有其勞，主上慈愛，聞之容或賜止。違詔則不可，奉詔則廢事。且胡質之清，尚畏人知，此職司之常，何足自顯。」聞者嘆服。

時王子侯多爲近畿小郡，曆試有績，乃得出爲邊州。帝以脩識量宏達，自衞尉出鎮鍾離，徙爲梁、秦二州刺史。在漢中七年，移風改俗，人號慈父。長史范洪胄有田一頃，將秋遇蝗，脩躬至田所，深自咎責。功曹史琅邪王廉勸脩捕之，脩曰：「此由刺史無德所致，捕之何補。」言卒，忽有飛鳥千群蔽日而至，瞬息之間，食蟲遂盡而去，莫知何鳥。適有台使見之，具言於帝，璽書勞問，手詔曰：「犬牙不入，無以過也。」州人表請立碑頌德。嗣王範在盆城，頗有異論，武陵王大生疑防，流言噂諧。脩深自分釋，求送質子，並請助防。武陵王乃遣從事中郎蕭固諮以當世之事，具觀脩意。脩泣涕爲言忠臣孝子之節，王敬納之。故終脩之時，不爲不義。一夕，忽有狗據脩所臥床而臥。脩曰：「此其戎乎。」因大修城壘。

承聖元年，魏將達奚武來攻，脩遣記室參軍劉璠至益州，求救於武陵王紀，遣將楊幹運援之，拜脩隨郡王。璠還至嶓塚，乃降於魏，幹運班師。璠至城下，説城中降魏。脩數之曰：「卿不能死節，反爲説客邪！」命射之。間信遣至荊州，元帝遣與相聞。

脩中直兵參軍陳晷甚勇有口，求爲覘候，見獲，以辭烈被害。乃遣諮議虞馨致武牛酒。武謂曰：「梁已爲侯景所敗，王何爲守此孤城？」脩答守之以死，誓爲斷頭將軍。魏相安定公宇文泰遣書喻之，力屈乃降。安定公禮之甚厚，未幾令還江陵，厚遣之，以文武千家爲綱紀之僕。元帝慮其爲變，中使覘伺，不絶於道。至之夕，命劫竊之。及旦，脩表輸馬仗而後帝安。脩入覲，望合悲不自勝，元帝亦慟，盡朝皆泣。

尋拜湘州刺史。長沙頻遇兵荒，人戶凋弊。脩勸穡務分，未期，流人至者三千餘家。元帝多忌，動加誅翦。脩靜恭自守，埋聲晦跡。元帝亦以宗室長年，深相敬禮。及江陵被圍問至，即日登舟赴救。至巴陵西，而江陵覆滅。敬帝立，遙授脩太尉，遷太保。時王室浸微，脩雖圖義舉，力弱不能自振，遂發背歐血而薨，年五十二。

脩弟:泰

脩弟泰字世怡，封豐城侯。歷位中書舍人，傾竭財產，以事時要，超爲譙州刺史。江北人情獷強，前後刺史並綏撫之。泰至州，便遍發人丁，使擔腰輿扇傘等物，不限士庶。恥爲之者，重加杖責，多輸財者，即放免之，於是人皆思亂。及侯景至，人無戰心，乃先覆敗。

始興忠武王 憺

始興忠武王憺字僧達，文帝第十一子也。仕齊爲西中郎外兵參軍。武帝起兵，憺爲相國從事中郎，與南平王偉留守。齊和帝即位，以憺爲給事黃門侍郎。時巴東太守蕭惠訓子璝等兵逼荊州，蕭穎胄暴卒，尚書僕射夏侯詳議迎憺行荊州事。憺率雍州將吏赴之，以書喻璝等皆降。是冬，武帝平建鄴。明年，和帝詔以憺爲都督、荊州刺史。

天監元年，加安西將軍，封始興郡王。時軍旅之後，公私匱乏，憺厲精爲政，廣辟屯田，減省力役，存問兵死之家，供其窮困，人甚安之。是歲嘉禾生，一莖六穗，甘露降於黃合。四年，荊州大旱，憺使祠於天井，有巨蛇長二丈出遶祠壇，俄而注雨，歲大豐。憺自以少年始居重任，開導物情，辭訟者皆立待符教，決於俄頃，曹無留事，下無滯獄。

六年，州大水，江溢堤壞，憺親率將吏，冒雨賦丈尺築之，而雨甚水壯，眾皆恐，或請避焉。憺曰：「王尊尚欲身塞河堤，我獨何心以免。」乃登堤歎息，終日輟膳，刑白馬祭江神。酹酒於流，以身爲百姓請命，言終而水退堤立。邾洲在南岸，數百家見水長驚走，登屋緣樹。憺募人救之，一口賞一萬。估客數十人應募，洲人皆以免，吏人嘆服，咸稱神勇。又分遣諸郡遭水死者給棺槥，失田者與糧種。是歲嘉禾生於州界，吏人歸美焉。

七年，慈母陳太妃薨，水漿不入口六日，居喪過禮，武帝優詔勉之，使攝州任。是冬，詔征以本號還朝。人歌曰：「始興王，人之爹〈徙我反〉。赴人急，如水火。何時復來

哺乳我?」荊土方言謂父爲爹，故云。後爲中衞将軍、中書令領衞尉卿。憺性好謙，降意接士，常與賓客連榻坐，時論稱之。

九年，拜都督、益州刺史。舊守宰丞尉歲時乞丐，躬曆村裏，百姓苦之，習以爲常。憺至州，停斷嚴切，百姓以蘇。又興學校，祭漢蜀郡太守文翁，由是人多向方者。

十四年，遷都督、荊州刺史。同母兄安成王秀將之雍州，薨於道。憺聞喪自投於地，席稿哭泣，不飲不食者數日，傾財產賻送，部伍大小皆取足焉，天下稱其悌。

十八年，徵爲侍中、中撫軍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領軍將軍，即開府黃合。薨，二宮悲惜，輿駕臨幸者七焉。贈司徒，謚曰忠武。憺未薨前，夢改封中山王，策授如他日，意頗惡之，數旬而卒。憺有惠西土，荊州人聞薨，皆哭於巷，嫁娶有吉日，移以避哀。子亮嗣。

憺子 映

亮弟映字文明，年十二，爲國子生。天監十七年，詔諸生答策，宗室則否。帝知映聰解，特令問策，又口對，並見奇。謂祭酒袁昂曰：「吾家千里駒也。」

起家淮南太守，諸兄未有除命，乃抗表讓焉。映美容儀。普通二年，封廣信縣侯。丁父憂，隆冬席地，哭不絶聲，不嚐穀粒，唯飲冷水，因患癥結。除太子洗馬。詔以憺艱難王業，追增國封。嗣王陳讓，既不獲許，乃乞頒邑諸弟。帝許之，改封新渝縣侯。後居太妃憂泣血，三年服闋，爲吳興太守。郡累不稔，中大通三年，野谷生武康，凡二十二處，自此豐穰。映制嘉谷頌以聞，中詔稱美。

後爲北徐州刺史，在任弘恕，人吏懷之。常載粟帛游於境內，遇有貧者，即以振焉。勝境名山，多所尋履。及征將還，鍾離人顧思遠挺叉行部伍中。映見甚老，使人問，對曰：「年一百一十二歲。凡七娶，有子十二，死亡略盡。今唯小者，年已六十，又無孫息，家闕養乏，是以行役。」映大異之，召賜之食，食兼於人。檢其頭有肉角長寸，遂命後舟載還都，謁見天子。與之言往事，多異所傳，擢爲散騎侍郎，賜以奉宅，朝夕進見，年百二十卒。又普通中北侵，攻穰城，城內有人年二百四十歲，不復能食穀，唯飲曾孫婦乳。簡文帝命勞之，賜以束帛。荊州上津鄉人張元始年一百一十六歲，膂力過人，進食不異，至年九十七方生兒，兒遂無影。將亡，人人告別，乃至山林樹木處處履行，少

日而終，時人以爲知命。湘東王愛奇重異，遂留其枕。

映後曆給事黃門侍郎，衞尉卿，廣州刺史，卒官，謚曰寬侯。

映弟 曄

映弟曄字通明，美姿容，善談吐。初封安陸侯。憺特所鍾愛，常目送之曰：「吾所深憂。」左右問其故，答曰：「其過俊發，恐必無年。」及憺不豫，侍疾衣不釋帶，言與淚並。憺薨，扶而後起。服闋，改封上黃侯，位兼宗正卿。簡文入居監撫，曄獻儲德頌，遷給事黃門侍郎。

出爲晉陵太守。美才仗氣，言多激揚。常乘折角牛，穀木履，被服必於儒者。名盛海內，爲宗室推重，特被簡文友愛。與新渝、建安、南浦並預密宴，號東宮四友。簡文日有五六使來往。曄初至郡，屬旱，躬自祈禱，果獲甘潤。郡雀林村舊多猛獸爲害，曄在政六年，此暴遂息。卒於郡。初，曄寢疾歷年，官曹壅滯，有司案謚法「言行相違曰替」，乃謚替侯。

論

論曰：自昔王者創業，莫不廣植親親，割裂州國，封建子弟。是以大旆少帛，崇於魯、衞，磐石犬牙，寄深梁、楚。梁武遠遵前軌，蕃屏懿親，至於戚枝，咸被任遇。若蕭景才辯，固亦梁之令望者乎。臨川不才，頻叨重寄，古者睦親之道，粲而不殊，加之重名，則有之矣。而宏屢黷彝典，一撓師徒，梁之不綱，於斯爲甚。正德穢行早顯，逆心夙構，比齊襄而跡可匹，似吳濞而勢不侔，徒爲賊景之階梯，竟取國敗而身滅，哀哉！安成、南平、鄱陽、始興俱以名跡著美，蓋亦有梁之間、平也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